平報

中華民國十三年七月十日（星期四）即陰曆甲子年六月初九日

本報開設在宣武門外南柳巷五十八號

郵務局認爲新聞紙類

第九百五十二號

電話南局五千二百四十三

廣德樓　六月初九夜戲演
尚小雲　姜妙香　諸如香　◉佳期拷打紅娘◉
王又宸　吳彩霞　于永立　〈南陽關〉
小翠花　朱素雲　馬富祿　〈馬上緣〉
俞振庭　范寶亭　傅小山　○鬧昆陽○
時慧寶　張彩林　賈多才　〈雙獅圖〉
九陣風　閻嵐亭　周喜如　（取金陵）
趙鳳鳴　德珺如　國保大　陣鎖金

廣德樓　六月初九日白天演
李萬春　藍月春　小永立　〈詐歷城〉
王少樓　徐斌壽　小奎官　〈狀元譜〉
俞步蘭　小桂花　小奎官　小壽山　○樊江關○
俞華庭　陳富瑞　小小樓　〈招賢鎮〉
魏蓮芳　彭斌　張蓮斌　長　〈鴻鸞禧〉
陳葵香　白硯秋　〈托兆碰碑〉
俞少庭　安天會　綠牡丹　翠屏山

慶樂園　六月初九白天演
秦鳳雲　張王
少仙慶奎　李秀卿　小寶芬
患難金蘭　（全班早齣）
鑫小樵　（徐母訓子）
高媚蘭
白月樓　（挑滑車）
因二綠殘暫　排本窟淚停　一晚

荷香茶社　朝陽門外菱角坑內　六月初九日白天演
張笑影
小鳴鐘菊隱
桂山小山　白玉小緝　蓮玉五卿　張玉霞　桂少川
（孝母休妻）
王鳳岐　〈文武大鼓〉
笑然居士　（一根弦拉戲）
白玉山何鑫泉　（蓮花落）
秀翠峯趙子蕃　〈文明單絃〉
廣玉峰崇筱峰　○八角鼓○
洪三道邱海松　（子弟書）
〈特約坤角〉
廣少峯　銀金萃　寶寶寶

再版　舌頭案
是書出版以來頗受社會歡迎故初版所印皆已售罄現特再版較前次印刷尤精每本只售大洋二角五分送報人代買無脚力

防疫良藥　旅行常備　太平丹
仲民　太平肝丸　安製
總批發處北新橋南路東志善藥棧　電話東局一〇五〇

調經養血救坤丹
痰喘救急丹
設北京前門內華頭路西　張寅卿藥室

養血安坤膏
養血調經丹
普仁堂前門內半壁街十九號

防疫太上避瘟散

德壽堂　牛黃解毒　內務部立案　農商部註冊

婦寶還魂丹

專達腎部換健膏

琥珀淸淋丸
痔漏解毒丸
潤膚潔白淨面美艷霜

靈丹妙藥

京師總商會啓事

樓房出售

禮尚來往

鋪面樓房招租

傳戒

永生金珠店　因今屆三週紀念特別大減價兩星期

新明劇場　舊戲現因歇夏暫行停演特此通告

繼續贈獎　得獎額數一千元　五十元　代售處　總批發處

京師警察廳化驗　農商部註冊商標

本藥房創製之諸葛行軍丹　諸葛行軍藥

買房聲明

慶仁神丹　慶仁靈藥

大旅社開幕廣告

感謝痔漏國手

五七國恥紀念

內服九一四

效驗生髮藥

潤膚艷容素

萬應化積散

中國良品　消暑平安丹

社會小說　玫瑰妻（六十）　憩隱著

秋姐低頭說道，我旣是伺候大爺，大爺賞我的飯吃，凡是大爺和大奶奶的事情，我還能不處處留心麼，若是不聽大爺大奶奶的話，大爺大奶奶還能賞我的飯吃麼，說罷又微微笑了一笑，周鐵頭歡喜已極，忙命僕人把秋姐帶到裏院，去見太太和大奶奶，秋姐感動了金蓮，便隨着僕人走往裏院去了，周鐵頭向着霍右起把左手大指一伸，笑着說道，霍大哥眞有你的，你是怎麼想的法子呢，霍右起說道，你就不用問了，反正你別忘了我的好處，我就算沒白跑了，周頭鐵笑道，不行不行，霍大哥你這個人太有本事了，你非得對着我說說不可，霍右起說道，你先別着急，請你坐下，聽我慢慢的和你說，周鐵頭催着說道，快說快說，霍右起笑了笑說道，這件事情，雖說是我的一點手段，想來你們總算有這姻緣之分，自從營口來人約柳金子，人家看見他變成這個樣子，人家急忙的走了，他們兩個人，知道這件事情不成功了，不免痛哭了一陣，別的都不說，一天要吃兩頓飯，柳金子還有一口鴉片煙癮，說甚麼來，他們也沒有法子活着，萬分無奈，秋姐這纔出去幇人，臨走的時候，對着柳金子說道，我現在出去伺候人去了，一個月也就是掙上一兩塊錢，大指望是沒有的，你有了我這幾個錢，你自己買點兒米，舅舅再多少的幇助你一點兒，鴉片烟你若能狠心斷了，你不是就可活着了麼，柳金子說道，話是這麼說，不是苦了你了麼，秋姐說道，事到如今，再苦不苦了我，莫非咱們等着餓死麼，於是出去一託人，本鎭上的人家，差不多都知道秋姐洗作俱好，頭天說了這話，第二天王家便把他找去了，言明每月工錢二元，秋姐點頭願意，忙着去上了工，這就是秋姐出來幇人的原因，周鐵頭說道，那麼怎麼就是到了王家，你有甚麼法子，又把他弄到我的家裏來呢，霍右起說道，俗語說的好，沒有金鋼鑽，不敢攬瓷器，我若沒有眞本事，我還敢應你管裝管卸麼，（未完）

實事小說　埋孩子（二十九）　野僧著

這裏幷非講話之所，說着兩人抹回身來，復返回到家內，樊懷氏又說道，咱們說乾脆的，你倒是願意不願意罷，馬懷氏說道，我倒是沒有不願意的，只是出了樣子，完全得沒有我的事，纔能成呢，樊懷氏說道，這話我已竟說之再三再四了，難道說你還料我立給你一個字據麼，馬懷氏說道，咱們一言爲定，就是這個樣兒了，那麼我還給你錢麼，樊懷氏說道，這話何消說呢，咱們雖然是親戚，權利是權利，義務是義務，界限總要分淸，況且誰不爲利誰也不肯早起，我担着這樣的罪名，若不圖點利益，可算是找誰的呢，馬懷氏說道，那麼我給你多少錢呢。樊懷氏說道，這個又和人家願意賣的家家不同，旣是你因爲愛喜，我再這樣去辦，你多了也不用給，乾脆就是百塊錢罷，馬懷氏說道，這樣可是太多了，別說是個小孩子，就是個很大的姑娘，實上一個，又能夠給多少錢呢，要說這價錢，可是太大了，若是如此，乾脆咱們是沒有商量了，樊懷氏說道，那麼依着你，可給多少錢呢，馬懷氏說道，要是依着我，至多也不過三十塊錢，再要多了，不但不値，我也是拿不了的，樊懷氏搖頭說道，這樣過於太少了，要說這事，至少也得七八十塊錢，咱們旣是親姐妹，和別人不同，不能要價還價，若是這樣，叫外人看着，也是笑話呢，咱們來個一言一句，你的三十塊，我說的一百塊，都算作爲沒說，乾乾脆脆，咱們就是五十塊錢，你也不用再說少的話，我也不用再說了，你要是點頭，這事就算停妥，我還得想一個法子，去給你辦理，你要是不肯點頭呢，簡直的就算吹台，馬懷氏說道，你說的過於乾了，若照你這樣的說，我也不能還價，我又沒有那些餘錢，咱們可就沒法兒商量了，樊懷氏說道，你先要替我這麼想，辦理這事，一來犯着法律，二來又是缺德，再說還得想一個法子，你仔細的想去，若叫我落不着什麼，我肯去辦麼，馬懷氏聽罷，（未完）